

ChatGPT 对新时代青少年的 异化隐忧及其应对策略

文 ◆ 四川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宇霖

引言

近年来，生成式 AI 对话机器 ChatGPT 同我国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交相汇融。因产品的资本布控、算法局限以及青少年缺乏 AI 素养等多方面原因，在主客体信息交换的过程中 ChatGPT 会对青少年产生多形式的异化影响，使“为己之物”的人类智能对象化工具化为“束己之物”的异己对抗力量。因此，探究新时代下 ChatGPT 对青少年的多重异化形式，对藏匿在异化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剖析，并提出可行的应对策略，有助于引导新时代青少年树立正确 AI 观，合理运用 ChatGPT，化解 ChatGPT 对新时代青少年的异化隐忧。

1 ChatGPT 对新时代青少年异化的表现形式

“异化”一词源自拉丁文 Alienatio，是一个哲学概念，指的是主体在发展过程中，被由自身活动所产生出的“外在于人”“独立于人”的力量反过来统治自己。ChatGPT 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其生成的内容会冲击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创新思维与知识储备，使青少年逐渐陷入信念动摇、创造力缺失、知识体系混乱的泥潭，最终导致一开始旨在提高人们的学习和工作效率的智能工具变为与人类自身相分离、相对立的负面力量。

1.1 价值观念异化隐忧：西方价值观渗透

以虚拟对话为产品特色的 ChatGPT 抓住了青少年依赖数字网络、倾向虚拟表达、缺乏情感陪伴的特点，以丰富的语言情景为其提供“作业代写”“情感交流”等服务，满足了他们的现实需求与情感慰藉，模糊了真实与虚拟的边界，使青少年放松警惕，这时天然带有价值偏见与政治倾向的 ChatGPT 就会悄悄露出输出价值、歪曲认知的意识形态邪恶爪牙，运用断章取义、刻意抹黑、恶意裁剪等手段，生成看似合理的数据与文字，造成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的传播，在反复渲染和强化下把西方价值观念悄悄融进青少年认知框架，渗入内心深处，扎根思想意识，使其在无意识中接受 ChatGPT 的推荐内容，动摇信仰信

念，进而作出错误的价值判断与选择。

1.2 创新思维异化隐忧：精神崇拜与行为依赖

在应试教育大背景下，ChatGPT 强大的回答问题功能受到众多学生崇拜，学生群体使用 ChatGPT 进行专业绘画、数学计算、论文生成等，以完成学校所布置的各项任务。然而，频繁地使用工具代替思考会让青少年对 ChatGPT 产生精神与行为依赖，逐渐沦为“答案搬运工”。一方面，青少年会习惯于滞留在生成的直接答案，而不对问题本身进行深入追问，养成思维懒惰，失去创新动力。另一方面，青少年若不加分辨“CtrlC + CtrlV”技术生成内容，不参与知识的直接产生过程，只吸收漂浮于表层的片面信息，则会形成异化的新型知识获取形式，失去思考活性。长此以往，青少年会任由技术奴役。

1.3 知识建构异化隐忧：被虚假错误内容误导

“一问一答”的 ChatGPT 常常成为青少年默认的“百科全书”，但对于青少年提出的问题，其

生成的回答大部分是在复述资源库的已有答案，或是基于数字计算得出的虚拟推理结果，但这些信息既没有凝结人类的实践智慧，又没有超越人类既有的知识储备，甚至没有经过真伪辨别和信息核对。“看似万能的 ChatGPT 也会出现胡编乱造、篡改历史、计算能力差且具有政治倾向和价值观偏见等问题。”^[1]在未经核对和校验的情况下，不明真相的人们很容易被 AI 生成的虚假信息所误导，甚至添枝接叶地转述给他人，而心智尚未成熟、知识体系尚未定型的青少年们如果不能以批判的眼光辨识机器偏见与失真信息，而是一味将 ChatGPT 的答复视为“真理”，那么将在无形中受错误信息的误导，损害自身的知识体系，进而形成固化的错误思维模式，造成恶性循环，长此以往，必然偏离正确的认知轨道，影响个人终身的知识构建，甚至在日后的实践工作中诱发一系列问题。

2 ChatGPT 对新时代青少年异化的生成机理

ChatGPT 对青少年产生的不同异化形式分别根植于不同的生成机理，通过探究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青少年异化的内在成因，可以进一步多维度地揭示 ChatGPT 的本质特征、工作原理以及损害青少年认知体系与思维模式的过程，以便于进一步从不同层面采取相应措施。

2.1 资本布控：嵌入意识形态偏见

马克思认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2]。生成式人工

智能并不是一种价值中立、脱离人类交往关系的自在客体，而是一种与人类的交互行为处于相互交织的共生整体。“从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来看，技术从来就不是独立和自主的存在”^[3]。ChatGPT 作为一种创新性的技术存在物，背后的语料库以英文为主，由西方社会有影响力的机构、团体和社交平台主导，是“资本逻辑”“内容生产”“价值输出”的有机结合，因此不可避免地暗含西方价值体系，生来置身于意识形态竞争之中，其自诩“中立技术”无非是为自身的隐形意识形态功能穿上了科技化、合法化的“马甲”，使意识形态输出变得更加隐秘而已。ChatGPT 所输出的内容往往受到其所接受训练的数据的影响，若这些数据中存在着意识形态渗透，那么 ChatGPT 会作出带有西方倾向和政治偏见的偏激回答，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造成极大威胁，进而成为技术霸权国单方面输出意识形态的数字武器。

2.2 精神崇拜：钝化主体思考能力

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剖析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商品、货币和资本都曾产生过崇拜。如今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引领了全球人工智能的热潮，其表现出的如神明一般的强大力量成为人们新的崇拜对象。以 ChatGPT 为代表的新型人工智能的知识学习能力与内容输出速度远超人类，加之新闻报道、舆论媒体、同龄人群等对 ChatGPT 的多元能力与使用体验的感叹，把 ChatGPT 推上了至高无上的“神”化地位，“神”化 ChatGPT 的力量实际上是对其工具本质的彼岸化、抽象化、神秘化。然而，ChatGPT 始终不具备人的思维的主观性、能动性与创造性，只会使人们大量的工作不再需要独立思考，进而钝化主体独立思考能力，逐渐把技术工具凌驾在主体之上，让本是 ChatGPT 创造者的人类被其奴役。社会对 ChatGPT 的“神”化让对未知事物具有无限好奇心的青少年更容易对其产生“唯命是从”的极端力量崇拜，并且不断向 ChatGPT 追问知识、答案。但是，过多地依赖数字工具输出知识，会使急于求成的快餐式学习方式广泛传播，最终对青少年的创新思维产生严重影响。

2.3 技术局限：生成虚假误导内容

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4]。作为人类意识的对象化产物，ChatGPT 不具备人类特有的实践性，无法判断所提供的信息正确与否，因而常常会对主体的问题作出篡改事实、胡编乱造的虚假错误回答。一方面，ChatGPT 的数据库没有时刻与互联网相连，无法做到与实时数据完全相符，且即使数据库的数据全部真实，也会生成符合数学模型运算和逻辑推理却是错误或虚假的信息，并对其进行看似合理的论证，正如一些学者批判 ChatGPT 不过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另一方面，类 GPT 产品往往高度依赖英文数据库，无法充分理解汉语内涵，不懂得许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常识的东西，从而作出望文生义的荒诞回答，倘若青少年没有对其提供的信息保持警惕，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核实和验证，而是一味全盘接受，那么会被片面、错误的信息误导而产生认知偏差。

3 新时代对 ChatGPT 异化的应对策略

当前，国内部分高校因担心大学生沉迷 ChatGPT 的强大功能，将其大量应用于完成课程作业，明令禁止学生使用 ChatGPT。然而，“一刀切”式简单粗暴的禁止手段显然并不是最优解，对 ChatGPT 技术的管制需要统筹客体、主体双重维度，通过技术优化、加强监管、理性辨识等方法，在发挥 ChatGPT 技术效用的同时规避对青少年带来的潜在风险。

3.1 客体之维：补齐生成式人工智能短板，增强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主动权

(1) 走独立自主技术之路，打造中国版 ChatGPT。

ChatGPT 归根结底从西方资本逻辑出发进行模型设计，敌对势力可以轻而易举利用 ChatGPT 的技术霸权产生新的话语霸权以输出意识形态。中国若既要享受新技术带来的科技动力又不受制于人，就必须全力自主研发类 GPT 产品。虽国内已有文心一言、豆包等 ChatGPT 同源产品，但其在语言理解、内容输出等方面与 ChatGPT 仍有一定差距。因此，中国应当坚定不移地走独立自主的科技研发道路，不断深化对 AI 前沿技术的研究，优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增加对 ChatGPT 同源技术研发的经费支持，加速推广国内的类 ChatGPT 产品应用，在保证技术自主性的同时培育中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优势。

(2) 严格把关训练数据，提高输出内容的真实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模型质量和产出成果高度依赖于训练数据的情况，应提高输出内容的准确性。一是选择高质量的语料库进行训练，确保数据库的时效性、真实性。在保证语料库质量的前提下，扩充中文语料库，并在模型研发中针对中文语言特点和需求开展优化，提高中文语言模型的表现力。二是根据不同的语境，通过多角度、多维度的数据采集方式和训练方法，提升机器对约定俗成的民间常识、网络热梗、专业术语的理解能力，最大程度保证语义理解的准确性以及输出结果的合理性。

(3) 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 ChatGPT 类产品相融合。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ChatGPT 同源技术可以成为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力量，应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对类 ChatGPT 产品的引领作用，为其设置正确的价值原则，将人民需求、公共价值、人类幸福、共同富裕等主流价值目标渗透在语言模型中，把道德观、责任感内嵌到 ChatGPT 技术的内容生产中，引导青少年求真、向善、尚美，充分发挥 ChatGPT 产品在培育知识、增进道德、温润心灵等方面的功能，真正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科技向善”“为民造福”的生产初衷。

3.2 主体之维：加强社会引导与监管，提高个人素养

(1) 坚持教育引导，加强制度规范。

社会方面加强思想引导，开展对青少年人工智能伦理教育。高校应在现有的课程设置中，加入专门的人工智能伦理相关单元章节，通过理论解析、实践演练、课堂互动等方式，系统化地为青少年讲述人工智能的相关知识，使青少年端正对待 AI 的态度，明确使用 ChatGPT 提高学习效率的方法，帮助青少年逐步树立以自主深思为基本，以科技工具为

辅助的创新意识和良好习惯；完善法律体系，加大对 ChatGPT 大模型的监管。政府应划定法律红线，通过上层建筑的强制力量对利用 ChatGPT 进行违法犯罪的活动进行有力打击，对西方错误思潮与有害信息进行排查与彻底铲除，为我国对标 ChatGPT 产品的发展和应用提供制度保障。

(2) 提高数字素养，培育创新思维。

新时代青少年应加强 ChatGPT 理论学习，自觉提高信息素养与错误价值观的敏感度，用批判性的眼光甄别 ChatGPT 生成的虚假信息与意识形态偏见，主动形成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责任感；利用 AI 机器主动培育问题意识，激发创新精神，在正确引导与合理使用下让 ChatGPT 担任“个人顾问”，利用其上下文交互理解语境的特色功能，学会提问，学会追问，锻炼话语组织能力，提高对提出问题语义表述的准确性，并通过分析 ChatGPT 输出信息的过程对自身的知识储备进行查漏补缺。^[8]

引用

- [1] 方师师,唐巧盈.聪明反被聪明误:ChatGPT错误内容生成的类型学分析[J].新闻与写作,2023(4):31-42.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二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3] 李昂,汪洋.ChatGPT的政治倾向初探:表现、成因及意识形态风险[J].实事求是,2023(4):30-38.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